



# 十万水军

菊花神◎著

现实中我们因为生活而迷茫，  
网络上我们因为匿名而勇敢

无论是谁，带着一个伟大的抱负浮沉于一座城池，或功成名就或一败涂地，不管结局如何，坚持本身就是一种勇气。



知识产权出版社  
Intellectual Propert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菊花神◎著

# 十万水军



知识产权出版社

Intellectual Propert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万水军/菊花神著.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130-3952-9

I. ①十… II. ①菊…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7613号

责任编辑: 聂伟伟

执行编辑: 牛 闯

## 十万水军

SHIWAN SHUIJUN

菊花神 著

---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http://www.ipph.cn>

电 话: 010-82004826

<http://www.laichushu.com>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外太平庄55号

邮 编: 100081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598

责编邮箱: 362730031@qq.com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029

发行传真: 010-82000893/82003279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19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260千字

定 价: 36.00元

ISBN 978-7-5130-3952-9

---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更多的时候，我是以一个世界冠军的姿态出现在大家的脑海里，2005年我在新加坡拿下了当届WCG的冠军，2006年在意大利的蒙扎赛道我再次蝉联此殊荣。每次我站在儿时的街道，想起跑去网吧的岁月，总有种难以言表的情怀。曾经我只是一个爱玩游戏的少年，是“魔兽争霸3”让我从李晓峰变成了大家熟悉的SKY。你们见证了我的成功，却永远只能听说我为之所付出的努力。坚持做一件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有时候比坚持做一件自己认为错的事情还要难，因为你对错的事情可以不负责任，可你对对的事情却不容有失。人生总是会面临各种挑战，就像如今我从一名职业玩家变成了钛度科技的CEO。

说起来我所有的青春都差不多贡献给了电子竞技，也很庆幸一路走来有不少的人支持和陪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或大或小，就像这本《十万水军》里写的那样，无论是谁，带着一个伟大的抱负浮沉于一座城池，或功成名就或一败涂地，不管结局如何，坚持本身就是一种勇气。

小说最触动我的地方是那份小人物的焦虑和愤怒，世界这么大，与之相比我们都是渺小的，所有被确认过的梦想都值得我们去坚守。其实每个爱电子竞技的人都会有一条通往网吧的小路，风景一般；其实每个喜欢写作的人也会有一个触动心灵的故事，故事说不定也一般；其实每个想成为一名厉害的角色的人都会有一腔热血，但它的浓度很一般；其实我们都很厉害，我们又都很一般，我们每个人何尝不都是水军，不同的是有的人上岸了，有的人还在水里泡着。

我个人一直比较喜欢读一些接地气的书，在戏谑中反思人生，我觉得有思考就够了，再往高了走就是哲学了，枯燥了。成功不可复制，更没有模式去套，一切还是源于我们自己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

菊花神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这样可大可小的故事，他说故事里有你、有我、有所有喜欢玩游戏的人和满足你欲望的姑娘，有见过的世面和压力，有远去的朋友和爱情，现在在这本书的最前面还有我，你们熟悉的 SKY 李晓峰。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a stylized, cursive 'SKY' followed by the name '李晓峰' (Li Xiaofeng) written vertically. Below the name are some smaller, less legible characters and a horizontal line.

## 楔子



未来总有一天会来，  
你今天的努力和愤怒都是明天的未知因素，  
在这个所有人看所有人的世界里，  
你不会孤独。

这年头 100 个人里有 90 个渴望成功，在剩下的 10 个人里有 9 个可能已经成功了，最后那可怜的一个是我，既不成功，又不渴望成功。这没毛病。

首先，像我这样的人对社会是无害的，不会耍手段还不够聪明，脾气挺大胆子挺小，现实里拐着弯做人，网络上逮着谁喷谁。

其次，我貌似不很拜金，其实我对这点并不十分确定，毕竟我从没富过，也许有一天我不小心真富了，估计也就膨胀了。所以我喜欢听民谣，因为听起来感觉穷穷的，“那时候我们都很穷”，我特爱跟人说这话，让人听起来就像我现在不穷了似的。

最后，某天，我突然就渴望成功了！不矛盾，因为我到了该有这想法的年纪了。其实很多人想成功不完全是要跟谁证明自己有多强，而是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太弱。

大千世界，有人在风景区里嗑瓜子；有人在商务区里喝咖啡；有人在工业区里砸链条；有人在红灯区里大保健；而我，不想待在评论区里当匿名用户了，老子不想再喷人了，老子想叫别人喷我！

正是如此，网络上我们因为匿名而勇敢，现实中我们因为生活而迷茫。成长那么长期地困扰着我，相信它也困扰着你们，也许你今天坐在烧烤摊子上吃肉，想的是未来的模样。未来那么远，现实那么惨，你看着墙上的理想，嫉妒好友的光芒。

王小波说：“人类一切的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其实无无能很多时候都是别人说的，可能是你的家长、你的老师、与你深交的朋友或者是你喜欢的姑娘。这种来自外界的否定保质期一过，你自己也从里头坏了出来，变质地认为我就是个无能分子，尽给祖国添乱。

我时常在马桶上总结自己的似水流年，可最终并未能整出啥有用的玩意儿来，倒是整出来一坨痔疮。

其实不必介怀，未来总有一天会来，你今天的努力和愤怒都是明天的未知因素，在这个所有人看所有人的世界里，你不会孤独。你要知道没有什么是不能用一顿烧烤解决的，如果真的有，那就两顿！更要知道在这十万水军里，不光有你，还有我，还有你的朋友，还有一切你喜欢和不喜欢的人。

既然如此，掀了桌子来一场革命吧！这场革命不关乎生存，只关于生活，哪怕最终失败了，至少也揭竿而起过。我们浮浮沉沉地上岸，看着从迷雾里走出来的家伙们，无论他们手里拿着鲜花还是手枪都不必在意，也许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一种成功。

那么好，现在有一个“革命者们”的故事摆在你的面前，是关于抗争和勇敢，怯弱和不安，碎片般的梦想和柔软的姑娘，你可以用来告诉你的父母和未来的子女，这就是你浓的咬不断的青春年华。



目  
录

---

CONTENTS

楔子 / 001

**01** 北京，北京 / 001

**02** 跑调的生活 / 011

**03** 有刀塔，不兄弟 / 021

**04** 流光容易把人抛 / 031

**05** 上海往事 / 041

**06** 回不去的曾经 / 051

**07** 流放的不安 / 061

**08** 同居的日子 / 071

**09** 你比信仰重要 / 081

**10** 离开的季节 / 091

**11** 那些年、那些好事之人 / 101

**12** 相亲时代 / 111

**13** 归去来的人 / 121

**14** 生活就是一场轮回 / 131

**15** 我的工作，我们的生活 / 141

- 16** 尾巴（上） / 151
- 17** 尾巴（下） / 161
- 18** 时光如水，青春如歌 / 171
- 19** 多事之秋 / 181
- 20** 孤独症患者 / 191
- 21** 新的开始 / 201
- 22** 相逢的孤岛 / 209
- 23** 我在这儿等着你归来 / 217
- 24** 上海之行 / 227
- 25** Goodbye 老头 / 237
- 26** 爱情里，我们如狗 / 245
- 27** 马拉松 / 255
- 28** 轮回 plus / 265
- 29** 适者生存 / 273
- 30** 所有人的故事 / 283

# 01 北京，北京



梦想这东西早晚

会被残酷的现实冲淡，

能坚持多久

就看它最开始的时候有多浓罢了。

1.

2001年的时候，我高考发挥正常，但是差了组档线150多分，最后去了杭州下沙的一所民办大学读学历文凭。记得当时还是电话查分，我爸用颤抖的双手按了一串后来看来出了错的数字，电话里报出来546分，我觉得自己真的太牛了。总分750分，考数学那场我交的基本是白卷，也就是说其他所有学科加起来我只扣了几十分，具体的数字我一下算不出来，因为我数学真的不是很好。我妈觉得不可能，自己的儿子自己了解，于是又重新查了一遍。这是一个从天堂到地狱的过程，在我心智不算成熟的时候，就让我遭受了这样的洗礼。

1998年法国世界杯那会儿，我跟一姑娘在酒吧里看球。我说服自己如果罗纳尔多踢进一个球，我就跟她说晚上别回家了，咱们去宾馆过一夜。这也导致我恨了这个光头胖子好多年，虽然我还是跟姑娘说了过夜的事，但姑娘骂我臭不要脸。我依然执拗地把这责任推到罗纳尔多身上，都怪他没进球，姑娘才不肯跟我过夜。

2005年，因为一门综合英语卡着，我一直没能拿到自考毕业证书。同年，那个当初一起看球的姑娘也来了杭州，说返程票卖完了，要跟我过夜，我逮着机会骂她臭不要脸，报了当年一箭之仇。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和当时的女朋友鬼鬼一起看了开幕式，鬼鬼惋惜地说她当年也是校女篮的成员，可惜过早地放弃，否则说不定能打进国家队为中国军团出一份力。那年刘翔因伤退赛，离开赛场的那天，鬼鬼正好在伦敦降落，开始了漫长的留学生涯。

2009年是我玩刀塔的第三年，我和一群来自安徽的小鬼们拿了一个线上赛的全国冠军，奖金600元。作为队长，我厚着脸皮拿了200，请客吃饭花了400。

这些奇怪且毫无规律的记忆碎片并无太大价值，对对碰到一起都无法消失，它们的出现只是为了证明我已而立之年，然而我还没想好怎么立。我叫陆军，陆是陆地的陆，军是水军的军。我爸给起的名字，他年轻的时候当过空军，只不过没上过天，尽跟炊事班炒菜玩儿了。就起名这事爷俩还专门聊过，老爷子说他其实一直都想当陆军，脚踩在地上心里特踏实，说的好像他真开过飞机一样。我说他是把自己的愿望强加在下一代身上，老爷子说我没当过兵，不懂，当过兵的就是不一样，气宇轩昂，你看你的名字，陆军，多么轩昂！我问他怎么不给我起个“陆战队”？不比你陆军轩昂得多？老爷子说，陆战队是海军。果然，就是把他的愿望强加给我。

我今年三十，在葫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就职。该公司地处北京西城，从公司的茶色玻璃望出去，不远处就是牛街。记得每次开选题会冯总都会刻意地走到窗口然后转过来对我们说：“咱们可是在牛街对面啊，不牛都不行。”

说是文化公司，其实这就是个写手工作室，十名员工中有七名写手，另外还有个保洁阿姨，一个从来不来办公室的办公室主任，一个冯总。我们这七个写手被称为“葫芦七兄弟”，冯总很喜欢这个称谓，说我们是掘井人，将来公司壮大了，人肯定还要招，说不定招着招着就招齐一百零八将来。十月，葫芦兄弟的大娃、六娃和七娃都走了，于是我们又变成了“神奇四侠”。

冯总一人发了一支烟说，其实人少也不错嘛，拿到手的稿费多了，是因祸得福。忘了说了，我们每年都会出几本书，题材根据市场定。比如最近流行青春文学，就迎合着出一些校园里的言情类小说，千字50元计算稿费。反正咱们什么火写什么，教人谈谈恋爱，教人处理夫妻婚姻关系，都写。虽然所有人都没结过婚，有的甚至连恋爱都没谈过，但并不妨碍把故事写得精彩，反正都是那点事，没干过电视总看过，主要是人民爱看，为人民的无聊需求服务嘛！

其实大家都门儿清，冯总在保定开了几个小矿，这种“资源分子”最怕被别人说成是暴发户，老与没文化挂钩，这不他就弄了个文化公司，这说出去显得多有文化啊。冯总在北京有个小秘，长得算不上漂亮，不过胸大，极符合上

了年纪的老男人的口味。老四是把冯总视为自己偶像的，他觉得做人就得做成冯总那样的，开着大切诺基游荡在北京繁华的街道上，副驾上坐着被安全带勒到呼吸困难的大胸小秘，太成功了！老二就泼他冷水说那胸说不定都是硅胶。老四不以为然，你管它是什么玩意，穿上衣服没人看得出来，这就一脸面，让别人眼红用的。

我从来不掺合这种话题，说起来，他们是为了混口饭吃，而我对写作是有梦想的。

## 2.

我所有关于梦想起源的回忆都来自于那栋红色的八角楼和向外对开的木门，木门里坐着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一中以严为本，这个精神落实到各个老师头上，风向就变了，也许是老师的理解能力有限，也可能是上头精神有误，总之自上而下的暴力教育充斥着学园。那个年代的风尚可能就是以暴制暴，顽劣的孩子就得用坚硬的棍子去让他们屈服，父母如是，老师也如是。

班主任不喜欢我的原因主要还是我的随笔。随笔是那时候的周末任务，每个同学都得写。多数同学的随笔在当时的我看来就是没有思想的。我所理解的“思想”极主观，在我看来写打扫卫生是没有思想的；写小猫小狗也是没有思想的；写扶老人过马路一样是没有思想的；更有甚者居然还在随笔里拍老师的马屁，这都不止没有思想，简直是没有底线。

我自诩自己是有思想的，因为我在那个不了解爱情的年纪里写爱情，我在那个充满校园暴力的环境里写和平。虽然文笔青涩，但是立意深远，不过最终的结果是班主任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撕了我的作文本，罚我抄了两遍当天的《人民日报》。他一度怀疑我肯定是跟班上某个女生在偷偷搞情况，甚至专门委派了几个小尾巴跟踪我。当时我有一个笔友，是湖北的高中女生，班主任就开始明目张胆拆我们之间的信件，然后叫来我的父亲，升了堂。

他桌上放着我和那湖北姑娘的来往证据，说：“小小年纪就谈恋爱，还是

异地恋。”

“她是我姐姐。”天地良心，我确实当她是我的知心大姐姐。

“你看看，还是姐弟恋。”

回到家，我爸例行公事和我妈混合双打了我一顿，然后教育我说少不更事，现在学业为重，早恋只会乱你心志，让你厌恶学习，将来考不上大学，你能干什么去？我说可以当作家，我爸气急败坏地说天天坐在家里有什么出息。那一刹那，我觉得我站在了一条狭长且昏暗的长廊里，廊子里都是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孩子，两侧是一些有奇怪图案的木门，家长和老师们正拿着鞭子赶，边赶边说，孩子们一直向前吧，前方有光，是希望。边说，他们还会顺手关上一些虚掩着的门，矫枉一些对门外的世界充满好奇的孩子。

### 3.

当然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已经没有了当年的迫切，梦想这东西早晚会被残酷的现实冲淡，能坚持多久就看它最开始的时候有多浓罢了。

葫芦工作室的几个写手都碎落在北京城各个角落，条件最好的是老四，住在城北，光房租就得小三千，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生活品质。什么地长什么瓜，人可以穷，可千万别穷出习惯来，否则就别想富了。物质没进步，思想就得先进步起来，先进步的带动后进步的，最终实现共同进步。他还说省是省不出富翁的，花钱才是赚钱的前提。这些年他尽瞎花钱，倒也没见他赚到什么钱，不过有一说一，老四一直都是我们四个人里产量最高的。

最惨的是老二，快住到十三陵去了，没事就跑皇陵边转悠普及知识。有段时间宫廷戏特流行，老二靠写剧本赚了点钱。不是没劝过他搬家，他说跟这些皇帝贵妃住出感情了，说不定哪天盗墓或者灵异题材热了，这里的气氛还能派上用场。

老五是北京孩子，大学刚毕业。上学那会儿写过一年的网络小说，没啥别的爱好就是爱鼓捣文字，写的都是校园题材，只是功力有待提高。不过他有“先天”的优势，不像其他人，他不用为生计犯愁，说白了人就是来玩的。和

很多有钱人的家庭一样，子女喜欢唱歌就花钱让他当个歌手，老五先天条件不足，大舌头，就当个写手。

至于我，住南城夏家胡同，在北京有不少这样的胡同，一条胡同一个姓，夏家胡同都姓夏，旁边的于家胡同都姓于。当然现在胡同里的老北京氏族迁徙出去不少，剩下极少的原住居民，其他多是些外来人。胡同里多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板子楼，一地震全倒，一倒人全死的那种。从这为中心辐射出去，是个不大的小商圈，饭店、超市、小型的夜总会，附近还有一所经贸大学。一到周六学生们就从校园里蜂拥出来，有条件的就去三里屯，没条件的就近消费。有女朋友的就去夜时尚 KTV 唱歌，或者去酒店约会，单身的就去网吧里包夜打刀塔。

我对门住了个摇滚青年，小伙子没事爱来我这串门，蹭烟抽。摇滚青年叫刘芒，我说这倒霉名字怎么这么难听。刘芒说这名字听着多霸气啊，玩摇滚的就得特立独行一些。小刘是 90 后，有着 90 后特有的羁傲与浮躁，赚钱不过夜，基本都花女人身上了。但他觉得这是对生活的一种宣泄，玩摇滚的都这德性，这叫呐喊青春。

我说：“人还吸毒呢，你怎么不吸？”

“这不是没钱嘛，我只能从最基层的泡妞做起，慢慢颓废出高度啊。”

他点了支我的烟接着说：“大哥你是真不知道，就这点嫖资还是我放下摇滚的尊严给人唱民谣赚来的，现在的人好静，爱听抒情的，嫌咱摇滚过度热情。”

“你对摇滚的热情到什么程度？”

“誓死捍卫！”小刘拍着胸脯说。

对于写作我也是有热情的，到北京后凉了，我们公司每隔几个月就会开个选题会，讨论时下的市场热点。最后由冯总拍板定个方向，接下来所有的人开始开工赶稿子，我们实际上就是一条流水线，比如今天老四开头，老五接上，然后是我，最后由老二来结尾。顺序自由调配，至于书出来后写谁的名字得轮着来，如果这本书是我，那下本书就是老五，以此类推。万一不小心火了，谁属名算谁运气好。不过这两年也没人火，毕竟都是来料加工的东



西，质量好不到哪去，一本小说里出现四种价值观是常有的事，估计读者自己都看懵了。

老四每次都以腰缠万贯，腹黑且潇洒的贵胄开头，到了老五这，甭管跑多远他都能把你拉回到校园里来。青春主题就写大学爱情；宫斗戏就写翰林院之争；连武侠都能写出好好学习，天天泡妞的影子来。等稿子到了我这，多数时候我真不知道如何继续，少数时候我懒得写。

我有很严重的拖延症，懒癌也差不多了晚期，不到火烧眉毛了绝不动笔，不到没内裤换了绝不去洗。我自认为这是我在京这些年写得疲乏了的缘故。我对这种文学上的大杂烩有着一种主观的抗拒心理，我只想写一部自己想写的书，至于是什么主题的书，我还没想好。

刚好石头打电话过来让我陪他打刀塔，我欣然接受。石头是我高中的同学，那会儿他是校霸，远近还小有名气，我抽烟也是跟这孙子学的。课间休息那短短的五分钟，我就跟着他去厕所抽六块一包的红河，厕所蹲坑紧张，石头喜欢靠着泛黄的墙壁面朝着蹲坑吞云吐雾。有急着上大号的同学跑过来看到他，又看看他面前空着的蹲坑会怯生生地跑开。石头就摇摇头对我说：“你看，他拉屎还嫌茅坑。”有些胆子稍微大一些的同学倒是会蹲下来，可有人盯着方便总会感觉奇怪。

记得有个戴眼镜的同学就对我们说：“两位大哥，能不能麻烦你们让一下，这样我拉不出来。”

石头说：“你拉你的，不用给我面子。”

当然也有实在憋不住上来就枪林弹雨的，石头忍不住熏，就会让人先别拉了，有什么屎等他这根烟抽完了再拉。

我跟着石头整混了两年，他说带我发家致富，去别的学校门口敲诈低年级同学，得来不义之财后就在他家附近飘老虎机。石头告诉我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包括老虎机。老虎机的工作原理其实就是电脑板，这个是老板设置好的。我佩服，说他了不起，居然能算的出电脑板的跑机规律。石头说这他哪能知道，他只是了解老板而已，这老板是老街坊了，喜欢在外面拖野寡妇，他家的机器随他心情。心情好的时候就放水，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收